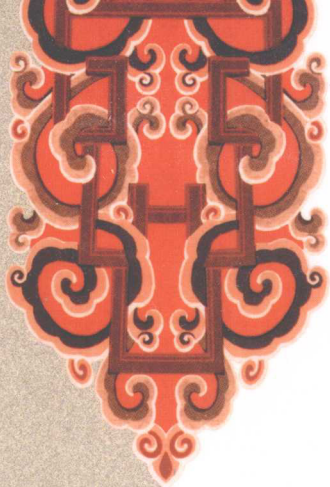


第三卷

中短篇小说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孟和博彦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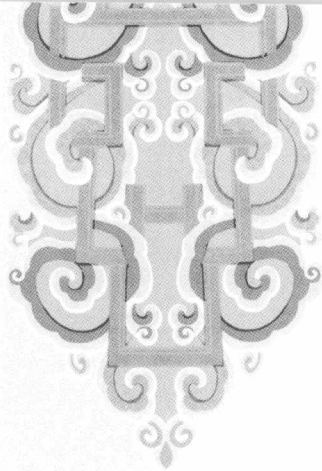


第三卷

中短篇小说集

孟和博克文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和博彦文集. 中短篇小说集/孟和博彦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204-09552-0

I. 孟… II. 孟…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0617 号

目 录

中 篇

风吹草动的时候	(3)
---------------	-----

短 篇

失误的伯乐	(173)
一棵老柳树的故事	(186)
少年劳动先锋	(192)
喀尔沁老人	(200)
奔腾的激流	(208)
乌聂尔“额吉”	(220)
兽医宝迪	(231)
奶，洁白的奶	(240)
扫帚梅	(247)
在河边的摆渡口	(257)

春风杨柳	(268)
库莫力浅的故事	(276)
走进知识宫殿的人	(284)
积雪的山路	(290)
兴安杜鹃	(302)
通红的晚霞	(312)
北国枫	(321)
地主村	(333)
倔强的洪库尔老汉	(344)
鹰的传奇——遥远年代的故事	(355)

中 篇

风吹草动的时候

题 叙

故事发生在草原深处，风吹草动的时候……

1946年夏初，扎木扬还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正是血气方刚、热情幻想的年龄。如果不是遇到战争环境，他也许会在某座高等学府进学求知，把兴趣专注于钻研学问上。然而，“时势造英雄”，在风云骤转的历史瞬息，竟把他推上政治角逐的舞台——他被派到内蒙古草原的一个偏远角落——巴音希勒去领导蒙联会^①的工作。这对他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过去，这里的一旗之主只能是世袭的王公，或者是有声望的贵族。而他，既没有什么资历，更谈不上有什么社会影响。他有的，只是些杂七杂八凑的文化知识，和在“为民族”的思想基础上焕发起来的革命热情。就是20世纪40年代内蒙古地区的“革命青年”大都有过的那种“民族热”。

^① 全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领导内蒙古人民实现民族自治。

巴音希勒是已故的有名的巴音王爷的领地。这里地势偏僻，草场广阔，对饲养牲畜是得天独厚的好地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巴音王爷在世的时候，利用这个有利的自然环境，把家业发展得很大，单是马就有一万多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草原以后，曾用各种名目的“出荷”征收过他的牲畜，尽管这样，他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内蒙古西部草原的首富。巴音王爷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两年去世的，当时，小王爷米吉德道尔吉年龄还小，便由本旗协理富凌嘎掌管了旗里的事务。富凌嘎出身台吉，精通蒙文和满文，还在巴音王爷未故之前就已大权在握，再加上他又是小王爷的家庭教师，里外上下都要听他摆布，所以，他实际成了本旗的执政者——代理扎萨克。1945年，内蒙古地区废除了封建王公制度，迫于形势，富凌嘎不得不弃官为民，闷在家里当隐士。

扎木扬被派到巴音希勒的任务是很明确的，他要团结这里的各阶层人士，首先建立起民主政权，然后再把工作逐步深入到那些曾世代给王爷当奴隶的普通劳动牧民中去。照上级领导指示的话说，就是“团结上层，转向下层”。他抱着这个目的，踌躇满志地来到这里，迈出他在革命人生道路上关键的一步。

7月的草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牧场是一片绿色的海洋，青草由于吸饱了水分，显得格外青葱、挺拔、充满生机。有人说，大自然本身并无意识，它们的美是由人的感情赋予的。这话一点不假，此时此际，如果不联想剑拔弩张的国内政治斗争形势，草原此刻给人的印象确是一种坦荡静谧、无牵无挂的和平气氛。

扎木扬骑在马上，惬意地享受着大草原的带有浓郁的花草香味的清新空气。这是他以往不曾感受过的。扎木扬并非生长在牧区，他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是在学校里渡过的。然而，由于在他身上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使他在感情上和草原有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尤其是每当他想到圣祖

成吉思汗就是在草原上统一了蒙古民族的业绩的时候，便更觉得草原仿佛是一种象征，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所在。尽管这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早已摆脱了单一的畜牧经济形态，尽管他这时已接受了进步的革命思想。

他的乘马踱着小碎步有节奏地向前行进着。在远处的山脚下，偶尔可以看到稀疏的村落，蒙古包多半是破旧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劫后尚未恢复元气），这不免有些杀风景。不过，蹒跚在草滩上的畜群，却显得膘满肉肥，精神焕发。

望着眼前的一掠而过的景象，扎木扬不禁百感交集。以前，他在学校的时候，对民族的振兴曾有过种种的美好设想，并确信它是可以实现的。然而，当他开始走向实际生活之后，才觉得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使他感触最深的是，封闭的封建王公制给牧民带来的愚昧和落后，竟比他想象的还要使人痛心。有一次，他和盟里的领导同志去访问牧民，一位住在偏僻沙丘里的老人拿出一沓钱，问这些东西现在是不是还有用？他看了看那沓钱，除敌伪政权发行的“骆驼票”（伪蒙疆票面上印有骆驼）尚可兑换使用外，其他都是些早已废弃了的在民国初年发行的纸币，其中甚至还有根本就不能当货币用的摇奖彩票。他问老人是从哪里得到这种彩票的，老人表示记不清这些事了。其实，事情很明白，对始终习惯于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方式的牧民来说，他们只把货币看做是一种时代变迁的标记，至于它究竟有多大价值，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痛苦的经历告诉他们，不管哪种形式的货币，都不及一只羊或一头牛那么实在。这件事对扎木扬的振动很大，他觉得一个民族要想自主，不摆脱愚昧和落后是不行的。

由于触景生情，扎木扬竟有些愤愤的了。他下意识地往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子，他的乘马随即摆动肢体，飞快地驰骋起来。

他就势策马奔驰了一程。稍许，远远地望见在草原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小黑点。但在草原上遇到路人，也是常有的事情。因此，无须在意的。不想，紧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黑点，随后是第三个、第四个……仅短短的一瞬间，竟一连出现了十余个同样的影子。来这里之前，他听说这一带时常

有土匪骚扰，便立刻警觉起来。他一手紧握马缰，将另一只手扶在手枪柄上，准备随时应付意外。

对面的黑点渐渐地扩大了。他注意地观察，发现那是一伙牧民打扮的人，身上好像没有携带武器，这使他略感到放心一些。不过，仍没有放松警惕。

那一伙人的马跑得很快，没过多久便奔驰到他的跟前。为首的是一个看上去有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这人身穿黑布袍，腰系鸭青色绸腰带，头上还戴了顶布呢礼帽。这不合时宜的打扮虽然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看他的神态表情，倒不使人觉着俗气。跟在他后面的人，也大都穿着整齐，看样子不像是些放牧的劳动阶层。

“您是从盟里派来的吗？”那穿黑布袍的中年人勒住跑得气喘吁吁的马，恭敬地问他。

扎木扬一面奇怪地打量着对方，一面表示认可地点着头。

“那么，您就是扎木扬主任吧？”穿黑布袍的中年人用探询的口吻接着问。

听对方唤着自己的尚未就任的官衔，扎木扬忍俊不禁。他笑着回答说：

“我是扎木扬。”

因为得到扎木扬的肯定答复，穿黑布袍的中年人和其他几个人一同下了马，之后，由穿黑布袍的中年人捧出一条哈达，郑重地走了过来。

见对方以礼相待，扎木扬也急忙翻身下马，站在就地表示恭候。

这时，那穿黑布袍的中年人将哈达捧到他面前，用早已准备好的献词一气不歇地说：

“承蒙您光临本旗，让我代表巴音希勒的父老兄弟姐妹，用我们蒙古民族最尊贵的古老的礼节，向您致以欢迎之意吧。”

说完后，又用一只加工精细的银碗向扎木扬敬上一碗清澈的奶酒。

扎木扬虽然认为不必要用如此隆重的礼仪来欢迎他，但对这种传统的古朴之风，还是颇为赞赏的。他像在品尝大草原的生活况味般地喝干碗里

的酒，那浓郁的奶酒的醇香，使他感到心旷神怡，激情满怀。

那穿黑布袍的人也显得很兴奋，他朝扎木扬伸出大拇指，满口称赞地说：“您不愧是蒙古人！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本旗的领导，我们会让您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生活的舒心、愉快。”

扎木扬由这些人组成的小马队簇拥着，一溜烟来到巴音希勒的旗所在地。

当天下午，他们又设全羊席为扎木扬接风。主持者仍是在路上迎接他的那个穿黑布袍的中年人。原来，这位中年人的名字叫道尔吉，是被本旗各方面代表人士临时推举出来的代理旗长。作陪的也都是些旗政府的临时工作人员，其中有分管民政的巴音扎布，分管税务的杨森扎布和分管总务的占其布。这几个人都去路上迎接过他。

在大家都入席之后，道尔吉特意向扎木扬说明，旗公安大队长巴达尔呼因外出执行任务，所以没能来作陪。

扎木扬这时想起来这里之前，盟领导曾向他谈到过巴达尔呼的情况。听盟领导介绍说，巴达尔呼也是盟里派的干部，是生长在嫩江畔的达斡尔族，人倒很能干，只是工作方法简单，在当地有些孤立。巴达尔呼本人也有些不安心，所以特别嘱咐他要注意一下这件事。不过，他觉得此刻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此没表示什么。

在席宴上，扎木扬受到比在路上更为隆重的接待。道尔吉尤其显得热情、殷勤，每次端来啥东西，他都要亲自动手摆布一番，将其置放在既能引人注目，又不致颠倒主次的位置上。

面对这种不断加码的殷勤款待，扎木扬并没有忘乎所以。生活本身就是铸造人的熔炉。他虽然是初出茅庐的后生，但之前在盟里跟随领导一块工作的过程，使他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的道理。那时，他从一个客观者的地位看到，在一些盛情的场面背后，往往隐藏着某种动机，并且，随之而来的也就是政治上的谈判、交易。如果稍有疏忽，就不免要有闪失。尽管不一定会影响到大局。回想着这些，他才意识到道尔吉为啥要把巴达尔呼不能出席作陪也当做一件郑重的事情告诉自己。看来，对这位代理旗长还

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扎木扬的理智和谨慎，辅助了他的经验不足。从而使他在首次出阵的交手中，便占据了主动。事端出自道尔吉草拟的一份提议文稿。这时，人们都还没有放下酒杯，正兴冲冲地一边吃着、谈着，一边相互敬酒。气氛还是很热烈、友好的。扎木扬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沟通一下感情，他频频举杯，挨次地向在座的人敬酒。

道尔吉觉得扎木扬很赏脸，他毫不迟疑地喝干这位年青的领导者敬的酒，然后像发表感想似的望着扎木扬说：

“现在咱们蒙古人要自己当家做主，应该痛痛快快地乐和乐和，对吗？”

扎木扬很欣赏这句话，随又举杯，补充说：

“道尔吉旗长说得很对，就为咱们蒙古民族的团结、自治，一块干一杯！”

扎木扬的这种热情、豁达的表现，似乎使在场的人都受到感动。气氛这时变得活跃起来。

外表稳重的占其布在同扎木扬碰杯时，两眼闪着泪花说：“成吉思汗的子孙是有志气的，我们蒙古人能管理好自己的事情。您说对吗？”

体态魁梧、壮实的巴宝扎布也慷慨激昂地说：“有人把我们看成弱小民族，可是我们的圣祖成吉思汗当年建立过强大的四汗国，说明我们是有力量的。”

“这话说得有分量。”道尔吉点着头，啧啧地表示称赞。“不过应该承认，我们现在确实落伍了。以往常说，‘龙内蒙，牛外蒙’。现在情况倒过来啦，变成了‘牛内蒙，龙外蒙’。我们需要迎头赶上啊。”

“对，我们要迎头赶上。”

“我们要继承圣祖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

“永远发扬成吉思汗精神！”

大家你呼我应，竟情不自禁地唱起成吉思汗出征歌：“统率十万精兵，雄踞亚洲大地，联合各部兄弟，勇敢征服强敌。……”

对于这种趋之若鹜的激烈情绪，扎木扬的感情是复杂的。因为他本人也曾有过这种类似的“民族热”。后来，他逐渐地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尤其是在革命的干部学校——为蒙古族培养人才的内蒙古军政学院接受短期培训之后，思想一度变得很激进，对现实中的各种现象都抱以审视的批判态度。为此，曾使他有过一次颇值得引以为戒的教训。那是在他刚被分配工作不久，在各盟的一次集会上，由于他当面谴责了某些在他看来是过分狭隘的偏见，几乎酿成一幕动武的场面。为这件事，盟领导曾对他进行了善意的、同时也是严厉的批评帮助。通过这次教训，他理智地意识到，过激的思想行为往往会转化成一种不利的因素，把一个人陷于困境。也许因为有了这样的进步，上级决定派他来巴音希勒独立工作，担负同他的年龄与经历似乎有些不相称的领导职务。为了这种原因，所以，在面临眼前的又一次具有同样性质的考验的关头，他决定采取因势利导、择善而从（这是上级告诉他的话）的态度，不再贸然重蹈旧辙。

有的时候，无声的语言比滔滔不绝的直白更具有渗透力。道尔吉看出扎木扬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便急忙向这位新来的领导人解释说：

“您看，难得有这种高兴的机会，大家都多喝了一些酒，您不在意吧？”

“我也很高兴。”扎木扬当即表示说，“尤其看见大家都很喜欢我，更叫我高兴。我这人年轻，没啥工作经验，希望在座的各位以后还要多帮助我。”

“我们都是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粗人，哪能跟您有学问的人比。”道尔吉不失体面地说，“何况，您又是上级派来的。若在过去，年轻的状元也是父母官呢。”

扎木扬觉得这比喻不大恰当，忍不住地笑了。

道尔吉也情不自禁地笑了。

“您要给我们讲讲话吗？”他探询地问。

“现在不讲了。”扎木扬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刚来这里，对各方面的事情还不了解，讲也讲不到点子上的。”

“是这样的。”道尔吉有礼貌地点点头，“那么，我想问点事情，可以吗？”他望着扎木扬，问道。

“可以。”扎木扬说，“你想问啥，就只管提出来吧。”

“听说新的盟政府已经成立。”道尔吉小心翼翼地回答，“各个旗是不是也应该照此办理呢？”

“你是说……”扎木扬问。

“我是说，是不是也要召开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道尔吉紧接着解释。

“要召开的。”扎木扬毫不迟疑地回答，“不过，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许多人还不了解蒙联会的宗旨，必须叫大家都关心这件事才行。”

“唔。”道尔吉点头承诺。稍许，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叠着的麻纸，恭恭敬敬地交给扎木扬说，“看来，这份提案暂时是不需要的，不过，您还是过目一下吧。”

这是一份建议召开本旗各阶层代表会议的方案，是用毛笔书写的，字迹很工整，内容完全是提纲挈领式的，严格地讲，倒有点像是会议的议程。它的主要条目是：第一，召开各阶层代表会议，建立本旗的政权组织，选举本旗的正式领导机构；第二，在代表会议的基础上，同时建立苏木、巴嘎各级政权；第三，本旗的各项政策、指令，依据当地的实情，有其合法的自主权；第四，本旗实行民主政治，僧俗百姓一律平等；人人自食其力，实行“牧者有其畜。”

扎木扬看完之后，对这份提案在用词上的字斟句酌，和文字上的书写功夫暗自感到惊讶：这巴音希勒竟是藏龙卧虎之地呢？

“这是你写的吗？”他问道尔吉。

“是求别人抄写的。”道尔吉含混地回答。

“哦。”扎木扬不禁思忖起来。首先，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提出这样的方案。尤其是对方案上提到本旗的“政策、指令”、“有合法的自主权”，以及在本旗实行“牧者有其畜”等，都不是旗县一级政权机关所能决定的事情。这是出于不明事理的盲目热情？还是别有用心的故作

积极？或者，他继而又想：这件事会不会同巴达尔呼有牵连呢？为不致陷于被动，他用试探的口吻问道尔吉：

“你们希望很快得到上级的答复吗？”

“这倒没想过。”道尔吉慌忙解释说，“我们听说您要来，觉得应该有点表示，就写了这么一份东西。”

“这样大的事情，我没权力决定的。”扎木扬不失时机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是的。”道尔吉尴尬地允诺。

“这些，都应该听从上级的安排。”他说了，本想再讲几句批评的话，但是他克制了自己。为了查明情况，也为了今后的工作。……

二

在扎木扬来巴音希勒的第二天，巴达尔呼便带领公安大队的战士回到旗里。同时，还押解回一名形迹可疑的犯人。

扎木扬觉得巴达尔呼回来得很是时机，因为他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很希望巴达尔呼能在这方面给他一些帮助。

“旗里不太平吗？”他望着风尘仆仆的巴达尔呼，表示关注地问。

“有点。”巴达尔呼说，“其实，也没啥了不起。不过都是些套白狼、拦路劫盗的小蠹贼，禁不住收拾的。”

“你辛苦了。”扎木扬向巴达尔呼慰问说。

“辛（心）不苦，就是腿有点苦。”巴达尔呼诙谐地回答，“不过，总算没白跑一趟，叫我捕住了一条大鱼。”

“有政治背景吗？”扎木扬警觉地问。

“看样子，兴许有点来头。”巴达尔呼掩饰不住高兴地说。

“那就抓紧审讯一下吧！”扎木扬说。

“先押两天再说吧。”巴达尔呼胸有成竹地表示，“这小子已经吓破胆，说话颠三倒四的，恐怕马上审不出啥结果来的。”

“这样也好。”

扎木扬很喜欢巴达尔呼这种说话爽快、处理问题果断的作风，觉得能和这样的同志在一起工作，倒是件很愉快的事情。

“听说旗长带人到路上迎接了你？”巴达尔呼意味深长地问。

“是，他们闹得挺有气派的。”扎木扬回答。

“他们就会闹这一套！”巴达尔呼做出鄙视的神情说，“轮到办正经事，时常连人影都看不见。”

“不管咋说，这总算一种友好的表示吧！”扎木扬说。

“那也是形势逼出来的。”巴达尔呼不以为然地说，“你以后自己慢慢地了解吧，反正我对这帮地头蛇不感冒。”

“不能一概而论吧！”扎木扬表示。

巴达尔呼搔着脖颈看看扎木扬，不无嘲讽地说：“嘿，到底官高一等啊，看问题注意讲究分寸。不像我们这些当牛头马面的，光会瞪大眼睛挑别人的毛病。”

“别说笑话。”扎木扬极力想把话引上正题，“我问你，道尔吉提出要开旗代表会，跟你商量过吗？”

“说过，还不是为了他想当旗长。”

“如果他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报上级考虑的。”扎木扬若有所思地说，“可是他提出要在本旗实行‘牧者有其畜’，恐怕不合适吧！这不符合上级提出的‘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精神。”

“那准是在打丹巴的主意。”巴达尔呼不假思索地说。

“丹巴是什么人？”扎木扬问。

“旗里的大牧主。”巴达尔呼回答说，“现在旗政府缺经费，他们巴望从这家伙的身上多刮点油。但是丹巴善财难舍，就想用这办法吓唬吓唬他。”

“政策上的事情，不能随心所欲的。”扎木扬颇有微词地说。“这个丹巴住在哪里？”他又问道。

“孟根希勒。”巴达尔呼回答说，“咋的，你想去他那里吗？他这人三